

# 读诗赋联

■ 陶武先

读前贤古典，温诗作遗篇。见珠玑历历，引兴绪翩翩。或情有共鸣，多承濡染；或思量所获，偶录片言。呈管见而在意，遣感怀而撰联。

惊逢两鬓衰，山岳参商相契阔  
惜别千杯少，人生物事两艰难

——读唐·杜甫《赠卫八处士》

秋夜残灯，顾影红颜悲白发  
虚街苦雨，拟声浊泪叹青衣

——读唐·白居易《上阳白发人》

宠辱无常，岂止秋娘泪  
沉浮未卜，空余爵士忧

——读唐·杜牧《杜秋娘诗并序》

纷纭人事，江山有迹铭前哲  
变幻古今，时节如流励后贤

——读唐·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

预事兴衰循物理  
识人气韵见文章

——读元·刘因《宋理宗南楼风月横披》

大漠捩金，岂怨美人帐下犹歌舞  
孤城落日，唯怜战士军前半死生

——读唐·高适《燕歌行并序》

听马上琵琶，心已纵横千里去  
问沙场功业，古来征战几人回

——读唐·王翰《凉州词》

追往事，无边烽火，或疑“万宇平戎策”  
叹今朝，一纸蓝图，幸有“东家种树书”

——读宋·辛弃疾《鹧鸪天》

惬意田间，识我云山添意趣  
纵心物外，问谁荣辱乱心神

——读汉·张衡《归田赋》

小隐山中，时遇风吹云影乱  
方寻松下，梦回涛洗耳根清

——读唐·贾岛《寻隐者不遇》

村在花明柳暗中呈美  
路经水复山重后转宽

——读宋·陆游《游山西村》

骚赋正声，忧国怀民心溅泪  
比兴雅范，滋兰吐蕙史流芳

——读战国·屈原《离骚》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养心尤惠满  
德能求厚，才能求广，问道岂愁长

——读汉·曹操《短歌行》

如歌岁月，堪怜弦外知音少  
若梦人生，可笑醒时得意多

——读《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

惜时莫待，有花堪折直须折  
致远勿休，举步难行亦自行

——读唐·杜秋娘《金缕衣》

六诏风烟，“其雨”长流迁客泪  
三春时节，“曰归”细数落花声

——读明·黄峨《寄外》

劲骨凌霄，松柏不凋冰雪里  
高风跨俗，止行岂改达穷时

——读汉·刘桢《赠从弟》

世事悠悠，世上多无圆满事

人情耿耿，人间更重别离情

——读晋·江淹《别赋》

万里路遥，家山梦里催归早  
三春晖煜，寸草心头知报迟

——读唐·孟郊《游子吟》

静以守常，不废今人邀古月  
动而思变，怎将古月照今人

——读唐·李白《把酒问月》

悟道品茶，味极浓时终转淡  
结缘交友，心无邪后始趋真

——读唐·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

沧桑历少，花残酒冷心难静  
世味尝多，客散茶凉气自闲

——读唐·李商隐《花下醉》

览路山川，四海交朋多聚散  
倾情岁月，百年回首一悲欢

——读宋·陆游《夜宴》

月晦月明，世事无常终有道  
潮升潮落，人生有限也无涯

——读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宠辱不惊，岂愁老至居人下  
炎凉多历，何虑春归在客先

——读唐·刘长卿《新年作》

趋炎煖之余，荷尽已无擎雨盖  
识寒凉以后，菊残犹有傲霜枝

——读宋·苏轼《赠刘景文》

卓识识时，祸福无形悲喜色  
达观观变，死生等视去来缘

——读汉·贾谊《谕鸟赋》

孤山凌雪，暗香浮动众芳摇落后  
晚岁怀春，疏影横斜小蕊绽开时

——读宋·林逋《山园小梅》

迹远情疏，自有芬芳酒暮色  
菊羞梅妒，何须名籍列离骚

——读宋·李清照《鹧鸪天·暗淡轻黄》

时转转移，天上盈亏休问  
情非物是，人间冷暖可知

——读宋·王沂孙《眉妩·新月》

见性明心，诗品常由人品论  
摘文载道，客观不合主观移

——读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奋志为诗，人和心尽见  
深情及物，天与意相连

——读宋·邵雍《谈诗吟》

前无师法，谁吟三百诗篇留绝唱  
后有祖源，代继万千流派漾清波

——读清·宋湘《说诗八首》

肌理缘亲常薄古  
诗文随世日趋新

——读清·赵翼《论诗》

笔墨耻空谈，未有主张休纵笔  
文章通造化，直抒血性乃成文

——读清·郑燮《偶然作》

寻净土归根，质本洁来还洁去  
愿红尘有爱，情由真始至真终

——读清·曹雪芹《葬花辞》

# 漫游恒合

■ 兰钰

## （一）

烤全羊在华夏很流行  
从粗犷无垠的草原  
流行到精致的南方  
五千年的汉风刮起腥膻的雄性  
混着高粱玉米的酒香  
在恒合，这个长江旁的小镇  
深山里的土家族原乡  
我们也习惯烤起全羊  
大块地啃肉 把腮帮鼓起老高  
我们更喜欢碰着土碗大口地喝酒  
随着土家人的方式  
一咕噜喝下轻松和豪爽  
把酒碗摔得粉碎 让酒的醇厚  
醉一夜土家妹子山歌  
再让篝火燃起  
让啪啪爆炸的情绪  
弥漫在山野的星空  
让自由忘我的心 荡漾在栖风湖上  
让欢声笑语和土家山歌  
悠然飘过鹿鸣樵  
来吧，在恒合  
拥抱这里的天地湖山  
这个诗画原乡啊  
用摆手舞 用摔碗酒 用香喷喷的羊肉  
用吊脚楼上红红的对联  
用土家人特有的方式  
欢迎着八方客人的到来

## （二）

这里没有灯红酒绿  
没有繁华 只有宁静  
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呼吸  
这里看不到滚滚车流  
没有红绿灯 只有大大小小的湖泊  
湖上翻飞的鹭鸟  
还有柔润肥沃的田地  
和偶尔一汪汩汩的泉水  
这里没有大厦 更没有霓虹  
只有青瓦、雕窗 墙头如烈马飞翘  
松柏的枝丫伸进阳台  
和远处绿绿的森林  
这里没有沃尔玛  
没有新世纪和万达 唯有赶场天呢  
却是乡民们欢快生活的集聚  
每一筐青嫩的蔬菜  
那嘎嘎叫唤的小鸭子  
那墨如眼珠的蓝莓 土家少女  
红扑扑的脸庞笑得阳光般亮眼  
土家大叔 惬意地把烟叶卷进旱杆  
吧叽吧叽吞吐浓浓的岁月  
只有这样的集市 才是甜甜的乡愁  
还缺什么呀 小到纽扣针头  
大到白云清风 所有的倦怠疲惫  
所有的压力烦累 瞬间化为乌有  
这里没有时光约束  
因为每一秒时间 由自己做主  
这里没有缺憾  
因为围绕这个原乡服务的  
是这里的万物——  
包括遍地花朵 包括干净的天空  
包括村民的犁耙 包括池塘的鲫鱼  
包括铺满小路的针叶松果  
包括抬头望见的北斗  
包括香香的野菜 包括厚醇的腊肉  
包括光亮的石磨  
包括一缸清澈如镜的井水  
包括开得正浓的紫薇  
和羞羞幸福的红枫

## （三）

我爱你肌肤上的疤痕  
如同熟透的蜜桃  
裂开了唇 游梦在烟叶莓海  
身体坠入欢愉起伏翻滚  
如同巨鲸跃过 拍打着水面  
身心忘却凡尘 原乡呵我爱你  
爱你的坦露你的虔诚  
站在野狮驮姑石像旁  
听马帮隐约的铃响  
这鹿鸣湖的涟漪  
抚慰着尘土卑微的思想  
踱步长长的廊道  
心儿分享着微醉的时光  
每一处丰腴的山峦  
都被 绿茸茸的松林包围  
进去才发现 胴体如此诱人  
鹿鸣樵上 清风带着眺望穿梭  
鸿凤寺的残碑 延续土家人一代代  
归乡的图腾 凤仪的土家山寨里  
笑声正围绕火炉  
一遍遍炙热着沸腾  
土家汉子与村姑的山歌  
朗朗地穿过吊楼 挽留我驻足侧耳  
此刻，我忘记了我  
蓝色的天空下 街着格桑花瓣  
如一只贪婪的蜜蜂  
即使马上安息 也愿把最后的蛰针  
射入这山山水水的灵魂

（作者简介：兰钰，本名谢治国，网名愿美飞翔。国家注册一级策划师、人文环境设计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2017 年中国文化创意领军人物、中国十大策划师。世界旅游小姐大赛中国重庆赛区渝东北分赛区组委会主席。重庆愿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巫山县民宿产业协会高级顾问，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三峡商会理事、副秘书长。国家省市级报刊发表过论文、诗歌、影评。）

# 藏地情怀的守望

## ——评杨素筠小说《阿尔莫下雪了》

■ 杜阳林



约而同都爱上了罗罗斯基。就连师父师母面对两个优秀的年轻人都不知如何抉择，最终是罗罗斯基选择了阿让斯巴丹，因为她与他在艺术上更有共鸣，心灵相通，精神世界也能彼此呼应。

小说有个意味深长的情节，当年师兄弟同时出师后，又在同一天与家中长辈一道来师父家求亲。落败了的琼若木斯甲黯然离去，但他在师弟和罗罗斯基的婚礼上，重新露出笑容，送上祝福，并表示“我永远是你的哥哥。”可社队里选折琼若木斯甲当了队长，由队长来负责管理大家的集体劳动，琼若木斯甲分配给阿让斯巴丹的都是背石头、修梯田、砍烧柴炭等重体力活，他明知身为一个画师，必须细心保护双手，不能过度操劳，他却并未偏袒和照顾师弟，让阿让斯巴丹“每次回家累得站不起，还要绘制壁画唐卡，积劳成疾”。

在整部小说中，琼若木斯甲除了这里的“突兀表现”，其他地方都显得大度而宽容，这里看似“不和谐音符”，仔细推敲却格外生动和自然。生而为人，并非斩断七情六欲的神祇，他有私心和愤懑，才显得立体和真实。

回溯昔日心动，少女罗罗斯基也许对两位师兄都有好感，毕竟他们都那么真心实意地对待她、爱护她，并且是父亲的左膀右臂。罗罗斯基选择阿让斯巴丹，与她心中从小跳跃的艺术火苗切切相关，当她在一场春雪中遇难，阿让斯巴丹在崖下洞口找到她时，她拼尽最后的力气对爱人说：“我们的孩子，不要放弃绘画，你喜欢的画，我再不能……”弥留之际的生死重托，使阿让斯巴丹更加坚定了自己肩上的艺术责任，他愿在古老的村落，耗费毕生的时间来履行承诺。

### 情感交织奔流生命赞歌

阿尔莫的土地，生长青稞和小麦，同样生长灵性。在这里万物有灵，一座古碉楼的组成部分竟对应着人体各结构：第一层属于最底层，这层的石头墙坚固有力，代表人的腿部，坚固有力才能承受上部的重量。底层用于关养牲畜，所有粪便都在一层堆积处理，它对应人的肠肚和排泄部位。第二层是堆放农具和牲口饲料的地方，也有火塘加工草料，保持良好的通风和适度保温，四周也有坚固的墙体，二层对应人的腹腔。第三层是一个家庭议事的地方，有一个大火塘、烤酒坊、陈设各类厨具用具，在这里烹制美食，制作烤酒，人们围坐在一起吃饭、喝酒、聚会、开心时也尽情唱歌跳舞，这层对应人的胃部 and 心脏，主宰健康和情绪。第四至五层建有左右对称坚固的木

架粮仓，设有小产房，这两层用于储粮，对应一个人的胸腹，更像是一个母亲的双乳和生育部位。六楼设置一个经堂，经堂旁设置僧房或者小木屋，七楼主要用于煨桑、祈福，存放柏香枝、堆放擦擦、挂置经幡、设小嘛呢堆和风轮转经筒。六层七层好似人的思想和大脑部位。

一座建筑与人之间抹去了界限，就像小说中穿插的阿尔莫传奇故事。关于龙女和白杨树的友谊，白杨树千秋万岁不竭的等待，到了最后，古老传说在阿尔莫重新落地生长，“罗罗斯基仿佛就是那个飞走的龙女，她带走了两个少年的心”。作者由衷地叹道：“也许一些人和故事在阿尔莫存在本来就是是一个真实而又神奇的梦境”。人在梦中，也在神话中穿梭，人与天地相融，与万物无隙，于是生长出了如同大海般奔流不息的情怀。

嘉绒人认为布谷鸟是从印度飞来的，它们具有顽固的记忆，“今年飞在哪座山，明年会继续飞到那座山”。这种神秘的鸟儿，“每年藏历三月八日，它从印度起飞到嘉绒地区来，如果没有来，表示它已经死去了”。布谷鸟身上携带着“至死方休”的浓烈记忆，小红嘴鸦也是这样，“小红嘴鸦一旦在谁家碉房上筑巢，便永生永世不会离开这一家人，哪怕这家人后来搬了新家，它们依然会随同搬迁。”这些坚贞而单纯的鸟儿，是那么依恋村庄与白杨，阿让斯巴丹相信，风声、鸟声、河水流淌声，“只要村子还有人住着，这些来自悠久岁月里的声音就会永远存在”。

阿尔莫的人与鸟兽牲畜之间，存在一种来自灵魂的平等关系，在古碉房石头墙壁上，会悬挂牛头骨，这是“生前对阿尔莫家立下功劳的牛”。这些奶牛供养大了家里的孩子们，等到它们年老体衰，主人会将牛送到寺庙后面的草场去放生，虽然放生地距离村庄有二十多公里远，但每年冬来临，老牛依然会回到村子，直到寿尽死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牛不仅仅是“家庭的财富”，它得到了如同家族成员般的尊贵对待，而放生牛的“冬日归家”，是超出了常识的浪漫与深情，与人的情感相融相汇，交织成一曲诗性大歌。

### 从清风和泥土中生长的爱情

《阿尔莫下雪了》读来清新优美，除了罗罗斯基与阿让斯巴丹的爱情，还有其他许多散落风中的萌动，都令人动容。比如罗罗斯基阿妈的爱情，孙女不解地问阿爷有多爱阿妈时，老人这样回答：“他对我很好，就像吹到我心里的那股清风一样。”阿妈能从风中听到玉米青稞该扬花授粉了，该给屋顶压土添瓦了，该去收割自己家里的玉米土豆了……如果风久等不来，“她会轻轻地为风做祈祷，希望风能平安到达她的村子”。风是阿妈生活中的陪伴，当爱人离去之后，四季的风依然伴着阿妈，她的思念绵长而时时如新，从来不会因为阿爷的离去而褪色。

